

全唐小说

王汝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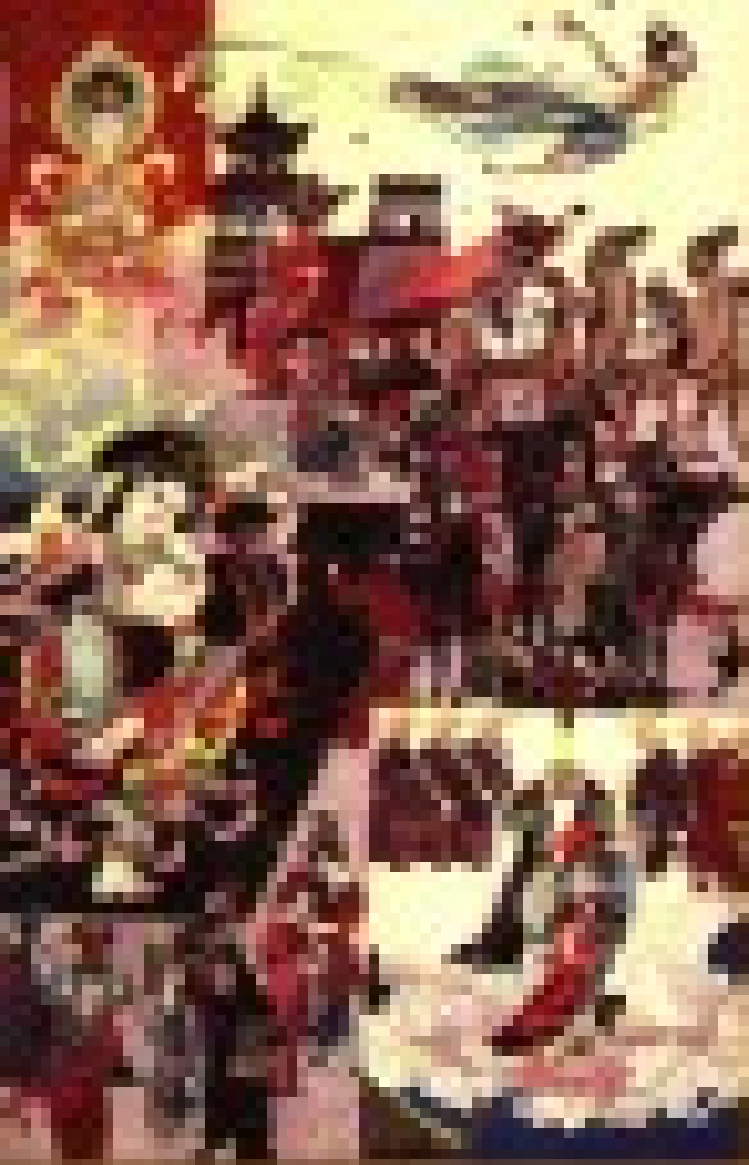
编校



全唐小说

王玄甫

卷一



全唐小说

魏启后 题书

I242.1
21.3
4

I242.1
21.3
4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RB102/04

(一) 志 怪 类

定 命 录

亦名《定命论》。原十卷，赵自勤撰。

《新唐志》丙部小说家类著录。《宋志》亦著录，惟作二卷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七三七顾况《戴氏广异记》序》列举前于顾况之数种著名小说曰：“赵自勤《定命录》。”今此书已佚，《太平广记》中录六十二则。而《段文昌》一则，乃言大和年间之事，与作者年代不符，疑其中杂有吕道生《定命录》之文。

赵自勤，《新唐志》云：“天宝秘书监（《马生》篇谓：后至三品，著紫。”于吕道生《定命录》下注云：“大和中，道生增赵自勤之说。”似此书至大和中又有所增益。又，书中《姜皎》及《任之良》均称唐明皇为上皇，似自勤撰此书在肃宗时代。

今据《太平广记》录出。

李 迥 秀

李迥秀为兵部尚书，有疾。朝士问之，秀曰：“仆自知当得侍中，有命，固不忧也。”朝士退，未出巷而薨。有司奏，有诏赠侍中。

狄 仁 杰

唐狄仁杰之贬也，路经汴州，欲留半日医疾。开封县令霍献可追逐当日出界。狄公甚衔之。及回为宰相，霍已为郎中。狄欲中伤之而未果。则天命择御史中丞，凡两度承旨，皆忘。后则天又问之，狄公卒对，无以应命，唯记得霍献可，遂奏之。恩制除御史中丞。后，狄公谓霍曰：“某初恨公，今却荐公，乃知命也，岂由于人耶？”

崔 元 综

崔元综，则天朝为宰相。令史奚三儿云：“公从今六十日内当流南海，六年三度合死。从此后发初，更作官职，后还于旧处坐，寿将百岁，终以馁死。”经六十日，果得罪，流于南海之南。经数年，血痢百日，至困而不死。会赦得归，乘船渡海，遇浪漂没。同船人并死，崔公独抱一板，随波上下，漂泊至一海渚，入丛苇中。板上长钉刺脊上，深入数寸。其钉板压之，在泥水中。昼夜忍痛呻吟而已。忽遇一船人来此渚中，闻其呻吟，哀而救之。扶引上船，与踏血拔钉，良久乃活。问其姓名，云是旧宰相。众人哀之，济以粮食。随路求乞，于船上卧。见一官人著碧，是其宰相时令史。唤以语，又济以粮食，遂至京师。六年之后，收录乃还。选曹以旧相奏上，则天令超资与官。及过谢之日，引于殿庭对。崔公著碧，则天见而识之。问得何官，具以状对。乃诏吏部令与赤尉。及引谢之日，又敕与御史。自御史得郎官，累迁至中书侍郎。九十九矣，子侄并死，唯独一身，病卧在床，顾令奴婢取饭粥，奴婢欺之，皆笑而不动。崔公既不能责罚，奴婢皆不受处分，乃感愤不食，数日而死矣。

苏味道

苏味道三次合得三品，并辞之。则天问其故，对曰：“臣自知不合得三品。则天遣行步，视之曰：“卿实得不合三品。”十三年中书侍郎平章事，不登三品。其后出为眉州刺史，改为益州长史。敕赐紫绶，至州日，衣紫毕，其夜暴卒。

田 预

唐奉御田预，自云：少时见奚三儿患气疾，寝食不安。田乃请与诊候，出一饮子方剂，愈。三儿大悦云：“公既与某尽心治病，某亦当与公尽心，以定贵贱，可住宿。”既至晓，命纸录一生官禄。至第四政云作桥陵丞。时未有此官，田诘之，对云：“但至时，自有此官出。”又云：“当二十四年任奉御。及大帝崩，田果任桥陵丞。后为奉御，二十四年而改。

王 峻

王峻任渭南已数载。自云：久厌此县，但得蒲州司马可矣。时奚三儿从北来，见一鬼云送牒向渭南，报明府改官。问何官，云：“改蒲州司马。”便与相随来渭南，见峻云：“公即改官为蒲州司马。”当时鬼在厅阶下曲躬立。三儿言讫，走出。果三数日改蒲州司马。改后二十余日，敕不到。问三儿，三儿后见前鬼，问故。鬼云，缘王在任贻请官钱，所以折除。今折欲尽。至某时当得上。”后验如其言。

张 文 瓘

张文瓘少时曾有人相云：“当为相，然不得堂饭食吃。”及

在此位，每升堂欲食，即腹胀痛霍乱。每日唯吃一碗浆水粥。后数年，因犯堂食一顿，其夜便卒。

袁 嘉 祚

袁嘉祚为滑州别驾，在任得清状，出官未迁。接萧岑二相自言。二相叱之曰：“知公好踪迹，何乃躁求？”袁惭退，因于路旁树下休息。有二黄衣人见而笑之。袁问：“何笑？”二人曰：“非笑公，笑彼二相耳。三数月间并家破，公当断其罪耳。”袁惊而问之，忽而不见。数日，敕除袁刑部郎中。经旬月，二相被收，果为袁公所断。

齐 瀚

东京玩蔽师与侍郎齐瀚游往。齐自吏部侍郎而贬端州高安县尉，僧云：“从今十年当却回，亦有权要。”后如期入为陈留采访使。师尝曰：“侍郎前身曾经打杀两人，今被谪罪，所以十年左降。”

张 守 珪

张守珪，曾有人录其官位十八政，皆如其言。及任括州刺史，疾甚，犹谓人曰：“某当为凉州都督，必应未死。”既而脑发疡，疮甚。乃曰：“某兄弟皆有此疮而死，必是死后赠凉府都督。”遂与官吏设酒而别，并作遗书，病五六日卒。后果赐凉州都督。

王 超

王超者，尝为汜水县令严损之曰：“公从此为京官讫，即为

河北二太守。”后果入为著作郎，出为真定太守，又改为京城守。超又为汜水令严迴云：“公宜修福。”严不信，果被人诉，解官除名，配流而身亡也。

张 齐 丘

张齐丘妻怀妊，过期数月不产。谓是病，方欲合药疗之。吴郡尼宝珠见之曰：“慎勿服药，后必生一卫佐。”既而果生男。齐丘贵后，恩敕令与一子奉御官。齐丘奏云：“两侄早孤，愿与侄。”帝嘉之，令别与两侄六品已下官。齐丘之子，仍与东宫卫佐。年始十岁。

冯 七 言 事

陈留郡有冯七者，能饮酒，每饮五斗。言事无不中者。无何，语郡佐云：“城中有白气，郡守当死。”太守裴敦复闻而召问。冯七曰：“其气未全，急应至半年已来。”裴公即经营求改。改后韦恒为太守，未到而卒。人问得应否，曰未。寻又张利贞主郡，卒于城中。杜华尝见陈留僧法晃云：“开封县令沈庠合改畿令，十五月作御史中丞。”华信之，又遇冯七问焉。冯七云：“沈君不踰十日。”皆不之信。经数日，沈公以病告。杜华省之。沈云：“但苦头痛，忍不堪。”数日而卒。

桓 臣 范

汝州刺史桓臣范自说：前任刺史入考，行至常州。有暨生者，善占事。三日，饮之以酒，醉。至四日，乃将拌米及火炷来。暨生以口衔火炷，忽似神言。其时有东京侯氏庄。奴婢初到，桓问以庄上有事。暨生云：“此庄姓卢，不姓桓。”见一奴，

又云：“此奴即走，仍偷两贯钱。”见一婢，即云：“此婢即打头破血流。”桓问：“今去改得何官？”暨生曰：“东北一千里外作刺史，须慎马厄。”及行至扬府，其奴果偷两千而去。至徐州界，其婢与夫相打，头破血流。至东京，改瀛州刺史。方始信之。常慎马厄，既至郡，因拜跪，左脚忽痛，遂行不得。有一人云解针，针讫，其肿转剧，连膝痠痛。遂请告，经一百日停官。其针人乃姓马，被上佐械系责之。言马厄者，即此人也。归至东都，于伊阙住，其缙氏庄卖与卢从愿。方知诸事无不应者。桓公自此信命，不复营求。

张 嘉 贞

张嘉贞未遇，方贫困时，曾于城东路见一老人卖卜。嘉贞访焉。老人乃黏纸两卷，具录官禄，从始至末，仍封令勿开。每官满即开看之，果皆相当。后至宰相，某州刺史及定州刺史，病重将死，乃云：“吾犹有一卷官禄未开，岂能即死。今既困矣，试令开视。”乃一卷内并书空字，张果卒也。

僧 金 师

睢阳有新罗僧，号金师。谓录事参军房琯云：“太守裴宽当改。”琯问：“何时？”曰：“明日日午敕书必至，当与公相见于城西南角。”琯专候之。午前有驿使，而封牒到（疑是则字之误）不是。琯以为谬也，至午，又一驿使送牒来，云裴公改为安陆别驾。房遽命驾迎僧，身又自去，果于郡西南角相遇。裴召问之。僧云：“官虽改，其服不改。然公甥侄各当分散。及后敕至，除别驾，紫绶犹存，甥姓之徒各分散矣。”

宋 恽

明皇在府之日，与绛州刺史宋宜远兄恽有旧。及登极之后，常忆之，欲用为官。恽自知命薄，乃隐匿外州。缘亲老归侍，至定鼎门外，逢一近臣。其人入奏云：“适见宋恽。”上喜，遂召入。经十数年，每欲与官，即自知无禄，奏云：“若与恽官，是速微命。”后因国子监丞杜幼奇除左赞善大夫，诏令随意与一五品官。遂除右赞善大夫。至夜卒。

段 文 昌

故西川节帅段文昌，字景初。父鐸，为支江宰，后任江陵令。文昌少好蜀文，长自渚宫，困于尘土。客游成都，谒韦南康皋，皋与奏释褐。道不甚行，每以事业自负，与游皆高名之士。遂去南康之府，金吾将军裴邠之镇梁川，辟为从事，转假廷评。裴公府罢，因抵兴元之西四十里，有驿曰鹤鸣。滨汉江，前倚巴山。有僧清依其隈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常嘿其词，忽复一言，未尝不中。公自府游，闻清僧之异，迳诣清公求宿，愿知前去之事。自夕达旦，曾无词。忽问蜀中闻极盛旌旆而至者谁，公曰：“岂非高崇文乎？”对曰：“非也，更言之。”公曰：“代崇文者武黄门也。”清曰：“十九郎不日即为此人，更盛更盛。”公寻征之，便曰：“害风妄语，阿师不知。”因大笑而已。由是颇亦自负。户部员外韦处厚出开州刺史，段公时任都官员外，判盐铁案。公送出都门。处厚素深于释氏，泊到鹤鸣，先访之。清喜而迎处厚。处厚因问还期。曰：“一年半岁，一年半岁。”又问终止何官，对曰：“宰相，须江边得。”又问终止何处，僧遂不答。又问段十九郎何如，答曰：“已说矣，近也，近也。”及

处厚之归朝，正三岁，重言一年半岁之验。长庆初，段公自相位节制西川，果符清师之言。处厚唯不喻江边得宰相，广求智者解焉。或有旁征义者，谓处厚必除浙西夏口，从是而入拜相。自文宗皇帝践祚自江邸，首命处厚为相，至是方验。与邹平公同发师修清公塔，因刻石记其事焉。又赵宗儒节制兴元日，问其移勤，遂命纸作两句诗云：“梨花初发杏花初，甸邑南来庆有余。”宗儒遂考之。清公但云：“害风阿叔取次语”，明年二月，除检校右仆射，郑余庆代其位。

崔元综

崔元综任益州参军日，欲娶妇。吉日已定，忽假寐，见人云：“此家女非君之妇。君妇今日始生。”乃梦中相随，向东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有一家，入宅内东行屋下，正见一妇人生一女子。云：“此是君妇。”崔公惊寤，殊不信之。俄而所平章女忽然暴亡。自此后官至四品，年五十八，乃婚侍郎韦陟堂妹，年始十九。虽嫌崔公之年，竟嫁之。乃于履信坊韦家宅上成亲，果在东行屋下居住。寻勘岁月，正是所梦之日，其妻适生。崔公至三品，年九十。韦夫人与之偕老向四十年，食其贵禄也。

卢承业女

户部尚书范阳卢承庆，有兄子，将笄而嫁之。谓弟尚书左丞承业曰：“吾为此女择得一婿，乃曰裴居道，其相位极人臣，然恐其非命破家，不可嫁也。”承业曰：“不知此女相命终他富贵否？”因呼其侄女出，兄弟熟视之。承业又曰：“裴即位至郎官，其女即合丧逝。纵后遭事，不相及也。”卒嫁与之。居道官至郎中，其妻果歿。后居道竟拜中书令，被诛籍没，久而方雪。

杨 素

封德彝之少也，仆射杨素见而奇之，遂妻以侄女。常抚座曰：“封郎必居此坐。”后讨辽东，封公船没，众皆谓死。杨素曰：“封郎当得仆射，此必未死。”使人求之。公抱得一板没于大海中。力尽欲放之，忽忆杨公之言，复勉力持之。胸前为板所摩击，肉破至骨，众接救得之。后果官至仆射。

李 峤

御史裴周使幽州日，见参谋姓胡，云是易州人，不记名，项有刀痕。问之，对曰：“某昔为番官，曾事特进李峤，峤奖某聪明，每有诗什皆令收掌。常熟视谓之曰：‘汝甚聪明，然命薄，少官禄。年至六十已上方有两政。三十有重厄，不知得过否？尔后轳轳，不得觅身名。’胡至三十，忽遇孙佺北征，便随入军。军败，贼刃颈不断，于积尸中卧。经一宿，乃得活。自此已后，每忆李公之言，更不敢觅官。于寺中洒扫，展转至六十。”因至盐州，于刺史郭某家为客。有日者见之，谓刺史曰：“此人有官禄，今合举荐，前十月当得官。”刺史曰：“此边远下州，某无公望，岂敢辄荐举人？”俄属有恩赦，令天下刺史各举一人。其年五月，郭举此人有兵谋。至十月，策问及第，得东宫卫佐官，仍参谋范阳军事。

薛 季 昶

左相陈希烈初进士进第，曾与人制碑文，其人则天时破家，因搜家资，见其文，以为与反者通，所由便以枷杖送陈于府，见河南尹薛季昶。陈神色无惧，自辩其事百余言。薛尹观而奇之，

便引上厅，谓之曰：“公当位极台铉，老夫当以子孙见托耳。”后陈位果至丞相。

元 怀 景

燕公说之少也，元怀景知其必贵，嫁女与之。后张至宰相，其男女数人婚姻荣盛，男尚公主，女为三品夫人。

车 三

车三者，华阴人，善卜相。进士李蒙宏词及第，入京注官。至华阴，县官令车三见，诳云李益。车云：“初不见公食禄。”诸公云：“应缘不道实姓名，所以不中。此是李蒙，宏词及第，欲注官去，看得何官？”车云：“公意欲作何官？”蒙云：“爱华阴县。”车云：“得此官在，但见公无此禄，奈何？”众皆不信。及至京，果注华阴县尉授官。相贺于曲江舟上宴会。诸公令蒙作序，日晚序成。史翔先起，于蒙手取序看。裴士南等十余人，又争起看序。其船偏，遂覆没。李蒙士南等并被没溺而死。

蒋 直

天宝十二载，永嘉人蒋直云：“郡城内有白幕。”太守李江忽丁忧，李欲归江北。蒋又云：“公至缙云郡却回，当有一绯一绿一碧人来相推按，然终无事。后果采访使张愿著绯，大理司直杜乔著绿，判官张璘著碧来推，遇赦而止。

沈 七

有沈七者，越州人，善卜。李丹员外谓之曰：“闻消息，李侍郎知政事，某又得给事中，如何？”沈七云：“李侍郎即被追，

不得社日肉吃，后此无禄，公亦未改，不得给事中。”其时去社才十四日，果有敕追李侍郎，去社两日而上道，至汴卒。李亦不得给事中。

又 一 则

又、天宝十四年，王诸应举，欲入京，于越州沈七处卜，得纯、卦，乾下四位动，变观卦。沈云：“公今应举，得此卦，‘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’，本是嘉兆。然交动，群阴咸阳，下成乾卦，上变至四，又不至五。五是君位，未得‘利见大人’。恐公此行，不至京而回。”果至东京，属安禄山反，奔走却归江东。

颍 阴 日 者

陈澍为颍阴太守，属安禄山反，遣县尉姓孙向东京，孙不肯行。陈怒挞之。至东京，遇禄山，请往颍阴取陈澍头。禄山补孙为颍阴太守，赐绯，并领二十余人取澍。澍闻便欲至，薄晚，出城走。录事参军扣马令回。澍忧闷，服痢药托疾，令一日者卜之。曰：“从今五日当有家便，未取公。然有五百车禄在，必亦不死。至七日食时，公无恙矣。然当去此，求住不得。”后五日孙到，陈于是潜以库物遗诸衙内人。至夜后，伪作敕书，追入京。令向西两驿上，差人逆来。夜半诏书至，明早，召集诸官宣敕，便令手力就馆中诛杀孙并手力二十余人，杀录事参军。其孙尉先令人取妻及女等，夜半齐到。明日平明，尽杀之。令上住知州事，便发入京，以官绢五匹赏卜者。

袁 天 纲

袁天纲，蜀郡成都人。父玘，梁州司仓。祖嵩，周朝历犍为、蒲阳蒲江二郡守，车骑将军。曾祖达，梁州江、黄二州刺史，周朝历天水怀仁二郡守。天纲少孤贫，好道艺，精于相术。唐武德年中为火井令。贞观六年秩满入京，太宗召见，谓天纲曰：“巴蜀古有严君平，朕今有尔，自顾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彼不逢时。臣遇圣主，臣当胜也。”隋大业末，窦轨客游剑南德阳县，与天纲同宿，以贫苦问命。天纲曰：“公额上伏犀贯玉枕，辅角又成就。从今十年后必富贵，为圣朝良佐。右辅角起，兼复明净，当于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。”轨曰：“诚如此言，不敢忘德。”初为益州行台仆射，既至，召天纲谓曰：“前于德阳县相见，岂忘也。”深礼之，更请为审。天纲瞻之良久曰：“骨法成就不异往时，然目色赤贯童子，语浮面赤。为将多杀人，愿深自减。”后果多行杀戮。武德九年，轨被征诣京，谓天纲曰：“更得何官？”对曰：“面上家人坐位不动，辅角右畔光泽，更有喜色。至京必蒙圣恩，还来此任。”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。天纲初至洛阳，在清化坊安置。朝野归凑，人物常满。是时杜淹、王珪、韦挺三人来见，天纲谓淹曰：“兰台成就，学堂宽广。”谓珪曰：“公法令成就，天地相临，从今十年，当得五品要职。”谓挺曰：“公面似大兽之面，文角成就，必得贵人携接，初为武官。”复语杜淹曰：“二十年外，终恐三贤同被责黜，暂去即还。”淹寻迁侍御史，武德中为天策府兵曹文学馆学士。王珪为隐太子中允。韦挺自隋末隐太子引之为率更。武德六年俱配流雋州。淹等至益州，见天纲等泣曰：“袁公前于洛阳之言皆如高旨，今日形势如此，更为一看。”天纲曰：“公等骨法大胜往时，不久即

回，终当俱享荣贵。”至九年六月，俱追入。又过益州，造天纲。天纲曰：“杜公至京，即得三品要职，年寿非天纲所知。王韦二公，在后当得三品，兼有寿。然晚途皆不深遂，韦公尤甚。”及淹至京，拜御史大夫、检校吏部尚书。赠天纲诗曰：“伊吕深可慕，松乔定是虚。系风终不得，脱屣欲安如？且珍纨素美，当与薛萝疏。既逢杨得意，非复久闲居。”王珪寻为侍中，出为同州刺史。韦挺历蒙州刺史，并卒于官，皆如天纲之言。贞观中，敕追诣九成宫。于时中书舍人岑文本令视之。天纲曰：“舍人学堂成就，眉复过目。文才振于海内。头有生骨，犹未大成。后视之全无三品，前视三品可得。然四体虚弱，骨肉不相称。得三品，恐是损寿之征。”后文本官至中书令，寻卒。房玄龄与李审素同见天纲。房曰：“李恃才傲物，君先相得何官。”天纲云：“五品未见，若六品以下清要官有之。”李不复问，云：“视房得何官？”天纲云：“此人大富贵。公若欲得五品，即求此人。”李不之信，后房公为宰相，李为起居舍人卒。高公闻往言，令房赠五品官，房奏赠谏议大夫。申公高士廉谓天纲曰：“君后更得何官？”天纲曰：“自知相禄已绝，不合更有。恐今年四月大厄，不过四月而卒也。蒲州刺史蒋俨幼时，天纲为占曰：“此子当累年幽禁，后大富贵，从某官位至刺史，年八十三。其年八月五日午时禄终。”俨后征辽东，没贼，囚于地竅七年，高丽平定归。得官一如天纲所言。至蒲州刺史，八十三，谓家人曰：“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禄绝，其死矣。”设酒饌，与亲故为别。果有敕至，放致仕。遂停禄，后数年卒。李义府侨居于蜀，天纲见而奇之曰：“此郎贵极人臣，但寿不长耳。”因请舍之。托其子谓李曰：“此子七品相，愿公提挈之。”义府许诺，因问天纲寿几何。对曰：“五十二外非所知也。”义府后为安抚使李大亮、侍中刘洎

等连荐之，召见。试令咏乌，立成。其诗曰：“日里颺朝彩，琴中伴夜啼。上林多少树，不借一枝栖。”太宗深赏之曰：“我将全树借汝，岂但一枝。”自门下典仪，超拜监察御史。其后寿位皆如天纲之言。赞皇公李峤幼有清才，昆弟五人皆年不过三十而卒。唯峤已长成矣。母忧之益切，诣天纲。天纲曰：“郎君神气清秀而寿苦不永，恐不出三十。”其母大以为戚。峤时名振，威望贵达，闻此言不信。其母又请袁生，致饌诊视，云：“定矣。”又请同于书斋连榻而坐寝。袁登床稳睡，李独不寝，至五更忽睡。袁适觉，视李峤无喘息。以手候之，鼻下气绝。初大惊怪，良久候候，其出入息乃在耳中。抚而告之曰：“得矣。”遂起贺其母曰：“数候之皆不得，今方见之矣。郎君必大贵寿，是龟息也。贵寿而不富耳。”后果如其言。则天朝拜相而家常贫。是时帝数幸宰相宅，见峤卧青绡帐。帝叹曰：“国相如是，乖大国之体。”赐御用绣罗帐焉。峤寝其中，达晓不安，觉体生疾。遂自奏曰：“臣少被相人云，不当华，故寝不安焉。”帝叹息久之，任意用旧者。峤身材短小，鼻口都无厚相，时意不以重禄待之。其在润州也，充使宣州山采银，时妄传其暴亡，举朝伤叹。冬官侍郎张洵古，峤之从舅也，闻之甚忧，使诸亲访候其实。适会南使云亡实矣，洵古潜然涕泗。朝士多相慰者。时有一人称善骨法，颇得袁天纲之术，朝贵多窃问之。其人曰：“久知李舍人禄位稍薄。”诸人竦听，其人又曰：“李舍人虽有才华，而仪冠耳目鼻口略无成就者。顷见其朝散，已忧之矣。”众皆然之。峤竟三乘衡轴，极人臣之贵。然则峤之相难知，而天纲得之。又陕州刺史王当有女，集州县文武官，令天纲择婿。天纲曰：“此无贵婿，唯识果毅姚某者有贵子。可嫁之，中必得力。”当从其言嫁之，时人咸笑焉，乃元崇也。时年二十二，好猎，都未知